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西遊錄 異域志

〔元〕耶律楚材著

〔元〕周致中著



中華書局

K92/93

X004/21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西遊錄

〔元〕耶律楚材 著

向達 校注

異域志

〔元〕周致中 著

陸峻嶺 校注

中華書局

1981年·北京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西遊錄 異域志

〔元〕耶律楚材著 〔元〕周致中著
向達校注 陸峻嶺校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787×1092毫米1/32·4¹/₂印張·67千字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冊
統一書號: 11018·944 定價: 0.44元

西遊錄

出版說明

耶律楚材《西遊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校注。向先生整理此書始於十八年前，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向先生去世時已完成初稿。現將此稿稍加整理，據以排印。排印前我們曾將此稿請南京大學歷史系陳得芝同志和北京大學歷史系張廣達同志看過，他們又補充了一些意見。現將他們的意見作為補注，用*記號標出，一併納入本書之中。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〇年三月

前言

向達

《西遊錄》，元耶律楚材著，《自序》作移剌楚材，即耶律楚材的異譯。楚材字晉卿，書內結銜作“湛然居士從源”，乃是楚材的法號。耶律楚材爲元初名臣，《元史》卷一四六、《新元史》卷一二七、《蒙兀兒史記》卷四八俱有傳。他是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家世居於燕京，在今北京香山，當時稱爲永安。楚材曾爲金朝燕京尚書省的官，一二一五年蒙古兵取燕京，楚材閒住在家。一二一八年應成吉思汗召至蒙古，第二年隨成吉思汗大軍征西域。一二二四年成吉思汗班師，楚材亦隨之東歸，往西域凡六年。一二二一年長春真人丘處機至西域謁見成吉思汗。一二二三年回燕京。長春在西域，和楚材詩歌酬答往還甚多，長春對成吉思汗講道，楚材亦所深知，但是楚材是佛教徒，長春是道教徒，“道不同不相與謀”，楚材對於長春頗不以爲然。一二二七年夏曆七月長春病卒於燕京。其年冬，楚材因事至燕，距長春之死已有三個月。《西遊錄·自序》說他回燕京後，很多人向他詢問西域情形，因著此書，以省應對之煩云云。其實此書主要是爲攻擊長春而作。《西遊錄·自序》寫於一二二九年，書末又有一二二八年清明日題記一行。大概書成於一二二八年，第二年自行發刊印行，故序作一二二九年。原

刊本末並有“燕京中書侍郎宅刊行”一行，表明這是家刊自印之本。

《西遊錄》刊行以後，據同時人盛如梓的記載，在當時就“人所罕見”。陳援庵先生說這是由於耶律楚材父子信仰異趣所致。楚材是佛教徒，對於道不惜鳴鼓而攻。而他的兒子耶律鑄却和道教有深厚感情。所以《西遊錄》一書楚材去世後就不再印行了，因而成爲人所罕見之書。盛如梓著《庶齋老學叢談》卷上節錄《西遊錄》記西遊地理一部分凡八百餘字。《叢談》於一八〇五年由鮑廷博根據舊鈔本刊入《知不足齋叢書》中。清朝嘉慶、道光以後談西北地理者，對於楚材《西遊錄》主要靠《叢談》得知梗概。但是元朝釋祥邁著《至元辨僞錄》，卷三中提到《西遊錄》攻擊處機十謬的事，不見《叢談》。明朝包衡的《清賞錄》，清朝俞浩的《西域考古錄》，都引到楚材《西遊錄》，與《叢談》本不一樣。故《叢談》所收《西遊錄》之有刪節，是很明白的。但因不見原本，終於不甚了了。

一九二六年日本神田信暢在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發見一部舊鈔足本《西遊錄》。前面記西遊地理一部分，比之《叢談》所記多出五百八十餘字。後面攻擊長春部分全不見《叢談》，而與《辨僞錄》頗合。書末有楚材題和“燕京中書侍郎宅刊行”兩行，可見是照元朝原刊本過錄的。一九二七年神田據圖書寮本排印出版，後來羅振玉又據神田本重印。於是楚材此書原本湮沈六七百年，始又復顯於世*。

* 王國維於一九二七年曾抄錄出日本神田信暢所錄之宮內省圖書寮藏舊抄本，王抄本現藏北京圖書館。其末尾有王國維的題跋一則，全文如下：“足本

據神田跋，圖書寮所藏鈔本《西遊錄》係十九世紀初德川幕府儒官古賀侗庵（煜）所獻寫本。古賀本出自一八二四年寫本，而一八二四年本又出自普門院舊藏元刊原本。故圖書寮本是流傳有緒之書，雖然鈔得晚一點，其出自元刊，可以無疑。

《西遊錄》原本連《序》在內一共五一七七個字，《序》佔二九七個字。全書可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專記自北京出發以及西域各城情形，盛如梓存的就是這一部分，只餘八三三個字。第二部分專門抨擊長春真人丘處機，一直到末了，抵得第一部分記遊踪的一倍。全書重心，於此可見。記地理和反道教的兩部分都很重要，今分別與以介紹如下。先從第一部分說起。

《西遊錄》成書於一二二八年，刊行於一二二九年。長春真人弟子李志常所著《長春真人西遊記》前面有孫錫的序，末署戊子，即一二二八年，與《西遊錄》成書之年同。但《西遊記》末一直記到庚寅即一二三〇年長春之葬。王國維以為《西遊記》成於長春沒後，卷末一段是書成後所加入。這是執泥於孫錫一序的記年。其實是書還沒有寫成，先請人作序而已。《西遊錄》、《西遊記》二書之成，先後不過一年之差，都是十三世紀記述天山以北和楚河、錫爾河、阿姆河之間歷史地理最早最重要的書。第八世紀中葉以後，關於天山以北以至於蔥嶺以西楚河、錫爾河、阿姆河一帶，遊歷其地歸而以漢文記載遊踪的，絕無其人、其書。《宋史·高昌傳》只憑王延德所記，畧及北廷，如

《西遊錄》，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舊鈔本。丁卯春日，神田邨庵學士錄以見示，因手鈔此本。觀翁。”——一九八〇年一月張廣達補注。

大食、拂菻諸傳不過得之傳聞而已。到了十三世紀《西遊錄》、《西遊記》二書，始首先對於上述諸地目識親覽所得，著成文字，公諸於世。十三世紀以後，西域地方的文獻損失甚多，《西遊錄》、《西遊記》二書也是研究十三世紀楚河、錫爾河以及阿姆河地區歷史的重要資料。尤其是耶律楚材的著作，他在楚河以至阿姆河一帶住過五六年，他的《文集》裡也有很多記述西域地方見聞之作，都可以供研究者的參攷。

楚材於一二一八年春應成吉思汗之召，從北京出發去蒙古。他家住今北京香山，元時名永安，故《錄》云“始發永安”。由北京出居庸關。出居庸以後，接着就說歷武川云云，因斷楚材出居庸後，大概是取道今涿鹿元名德興的一條路。由此經雲中即今大同，西北過武川，今地名同*。至武川以後，北度陰山，《錄》名天山。元朝人一般稱陰山爲天山，而稱新疆境內的天山爲陰山。過山後，《錄》中的“涉大磧逾沙漠”，即經過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東戈壁省，到達行在。當時成吉思汗的行在或行宮在克魯倫河畔，今爲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肯特省。

這是楚材離北京後走的第一段路，和長春以及張德輝諸人的行程都不一樣。

一二一九年楚材隨成吉思汗大軍西征，過金山，即今阿爾泰山。時方盛夏。《西遊錄》於過金山後，提到許多地名，在新疆境內天山以北的有別石把、瀚海、輪台、不刺城、阿里馬城，在天山以南的有和州，亦即高昌亦名伊州，以及五端城，即唐

* 耶律楚材出居庸關抵天山間所經地名及路線，參見本書正文頁1**注。

于闐國。這些地名,尤其是天山以北的幾處,在《西遊錄》中出現的次序都是自東而西,因此引起一些人誤會,以為楚材過金山以後,和長春走的是同一條路。也是沿着天山北面今準噶爾盆地大沙漠的東邊南下,至吉木薩爾以後,遵天山北麓西行。這樣看法都是錯誤的。

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過金山後西行,至也兒的石河駐夏,也兒的石河即今額爾齊斯河,在蘇聯哈薩克共和國的東部。耶律楚材一直隨着成吉思汗。《元史·耶律楚材傳》說出師祭旗的那天,雨雪三尺,成吉思汗有點懷疑,楚材說一定可以得勝云云。由此可證楚材西行是隨着成吉思汗大軍前進。至也兒的石河駐夏以後,始復南行。他走的路約同常德。

楚材由也兒的石河南下,據《西遊錄》所記,到了不刺城,然後過陰山,以至阿里馬城。這一段和長春以及常德走的路一樣。不刺城即《西使記》的孛羅城。《長春真人西遊記》沒有提到不刺城,但是過陰山至阿里馬城,三人的記載一樣。不刺城或孛羅城,當在今新疆西部艾比湖傍博樂縣境內,以在博樂塔拉河畔,因而得名。由此所過的陰山,是天山西部婆羅科努山的一部分,山頂圓池長春稱之為天池的,即今賽里木湖。自此南下今名果子溝,一名塔勒奇山峽。成吉思汗西征大軍過此,由察合台鑿石通道為四十八橋,今尚存三十二橋,即是棧道一類。楚材稱此為松關,常德稱之為鐵木耳懺察,亦即松關之意。出峽以後為阿里馬城,《長春西遊記》同,《西使記》作阿里麻里城。阿里馬城確實地點今無可攷,疑當在新疆伊寧西綏定、霍城之間。

耶律楚材隨成吉思汗大軍西征，他走的不是天山北面長春真人丘處機西行所走的路，只是到了不刺城，才和長春所走的路相合。一二二四年成吉思汗班師回國，楚材也自西域東歸。可是楚材之東歸，并不如舊史所說扈駕歸和林，而是另走天山北面長春西行的那一條路。由阿里馬北行過陰山至不刺城，由不刺城而東經輪台、北庭、高昌，出伊州，涉大漠，以至肅州。據《文集》卷八《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序》，是甲申中元日序於阿里馬城，即在一二二四年秋。而是年夏成吉思汗班師至也兒的石河駐夏，可見楚材沒有隨着成吉思汗。《文集》卷八《辨邪論序》，是乙酉日南至序於瀚海軍之高昌城，即到一二二五年冬至，楚材在高昌。《文集》卷十三《糠粃教民十無益論序》是丙戌重午日寫於肅州鄯善城，即到一二二六年的端午，楚材已到了肅州。《文集》卷三有《過夏國新安縣》一詩，據自注時在丁亥九月望日。詩中說三年前的今日過西域陰山的松關，正可以證明《文集》卷八《從容庵錄序》末所署年月，即中元日在阿里馬城，到了九月十五日已北行渡過陰山的松關了。因為楚材東歸走的是天山北面的一條路，所以自不刺城以東，提到輪台和瀚海別石把等地。輪台當在今烏魯木齊以東的阜康縣。別石把義為五城，在阜康以東的吉木薩爾舊名濟木薩、孚遠縣。瀚海一般指吉木薩爾北面的一片大戈壁。七〇二年所置的瀚海軍即在一名庭州的北庭都護府城內，亦即後來的別石把城。別石把城南五百里的和州唐名高昌，在今吐魯番東六十里的三堡。高昌是唐代的西州，伊州在西州之東，即今哈密，不知楚材何以混而為一。五端即于

闐、和闐，今稱和田。出烏玉的河今名喀拉喀什河，出白玉的河今名玉龍喀什河。

楚材到了別石把城以後，南下以至和州。從別石把到和州，可能就是走的王延德那一條路。一二二五年楚材在高昌，由高昌東行經伊州即今哈密，過哈密、安西間的大磧以至肅州。張慰西在所著《湛然居士年譜》裡以為楚材“東歸之路，蓋由今吐魯番過敦煌入嘉峪關，東趨行在”云云。這一推斷不甚可靠。第一，據《元史》卷一二一《按竺邇傳》，自敦煌置驛抵玉門以通西域在一二二八年。元代於敦煌置驛以通西域，主要為的是通和闐一帶，並不是通高昌。唐以來從敦煌出玉門關以至高昌的這一條路久已湮廢。第二，《元史》卷一八〇《耶律希亮傳》，說希亮於一二六三年東歸，從今庫車、吐魯番、哈密過沙漠以還。可見就是敦煌驛路通了，從吐魯番東歸的人也是走的哈密、安西一條路，何況未通之前？

楚材東歸之路大致如此。《西遊錄》所記天山南北諸城之故，由此亦可以明白大概了。

從阿里馬城以西，進入今蘇聯中亞諸共和國境內。楚材當時遊踪所及，不出伊犁河以西楚河、塔拉斯河、錫爾河、阿姆河一帶地方。唐代的昭武九姓也在這裏。成吉思汗西征以前，天山南北原屬西遼。西遼的疆域西迄錫爾河一帶。其後乃蠻的屈出律與花刺子模合謀滅了西遼。屈出律據有天山南北以及楚河流域，而錫爾河、阿姆河流域以及兩河上游都歸花刺子模所有。一二一八年屈出律既為蒙古所殺，天山南北楚河流域俱歸蒙古。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主要是攻打花

刺子模。楚材跟隨成吉思汗轉戰諸地，並曾在塔刺思城當過管理屯田的河中蒙民子弟的官。他在撒馬爾罕住的時間比較長，撒馬爾罕在《西遊錄》中作尋思干，西遼建都於此，稱為河中府。《西遊錄》自阿里馬以西歷舉亦列河、虎司窩魯朵、塔刺思城、苦蓋城、八普城、可傘城、芭欖城、訛打刺城、尋思干、蒲華城、阿謀河、五里犍城、斑城、搏城、黑色印度、可弗叉國等地名。其中大部分是楚材曾經目識親覽之地，一小部分得之傳聞。

亦列河就是伊犁河。自阿里馬城西行過伊犁河以後的第一個城市是虎司窩魯朵，即西遼舊都。楚材當日從哪裏渡過伊犁河，不得而知。據《元朝秘史》和《西遊記》，虎司窩魯朵在吹河（即今楚河）南岸，一般認為即唐代的裴羅將軍城，有人以為就是現在的托克馬克城。根據《唐書·地理志》引賈耽《皇華四達記》以及《長春真人西遊記》，從伊犁河至虎司窩魯朵要過山越谷，出谷後渡過吹河始至。這裏的山谷是外伊犁山脈舊稱亞歷山大山脈的西端。自此而西至塔刺思城，今圖作塔拉斯城，舊名奧里阿塔城，在塔拉斯河南岸。七五一年唐朝高仙芝和大食戰於怛羅斯，亦即在此。蒙古大軍攻破河中府後，徙河中豪民子弟四百人至此屯田，並委楚材負管理之責，所以楚材曾在塔刺思城住過一些時候。

耶律楚材是隨從成吉思汗西征的，他的詩裏經常說“牢落十年扈御營”，“西征萬里扈鑾輿”，可以證明。*

* 《前言》原稿到此為止，似為向達先生未完之作。

序

古君子南逾大嶺，西出陽關，雖壯夫志士，不無銷黯。予奉詔西行數萬里，確乎不動心者，無他術焉，蓋汪洋法海涵養之效也。故述《辨邪論》以斥糠蠶^①，少答佛恩。戊子，^②馳傳來京，里人問異域事，慮煩應對，遂著《西遊錄》以見予志。其間頗涉三聖人教正邪之辨。有譏予之好辨者。予應之曰：《魯語》有云：“必也正名乎！”又云：“思無邪。”^③是正邪之辨不可廢也。夫楊朱、墨翟、田駢、許行之術，孔氏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種^④，此方毗盧、糠、瓢、白蓮、香會^⑤之徒，釋氏之邪也。全真、大道、混元、太一、三張左道^⑥之術，老氏之邪也。至於黃白金丹導引服餌^⑦之屬，是皆方技之異端，亦非伯陽之正道。疇昔禁斷，明著典常。第以國家創業，崇尚寬仁，是致僞妄滋彰，未及辨正耳。古者嬴秦燔經坑儒，唐之韓氏排斥釋老，辨之邪也。孟子闢楊、墨，予之黜糠、丘^⑧，辨之正也。予將刊行之，雖三聖人復生，必不易此說矣。己丑^⑨元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晉卿^⑩叙。

注：

①《辨邪論》是耶律楚材所作，為駁斥佛教禪宗中糠禪，即此處所

云糠蘗的一本書，參看注⑤。

②戊子爲公元一二二六年，成吉思汗死於是年，拖雷監國。耶律楚材因爲燕京盜案，奉命趕至燕京按問。馳傳，即按着驛站規定，兼程前進的意思。那時候耶律楚材三十九歲。

③《魯語》即指《論語》。“必也正名乎”，見《論語·子路篇》。“思無邪”，見《論語·爲政篇》。

④古代印度思想龐雜，教派繁興，佛教中人自以爲正宗，其餘都是外道，概括爲九十六種。

⑤金、元之際，佛教、道教各種派別一時並起。這裏所舉的毗盧、糠、瓢、白蓮、香會，都是佛教中的別派。毗盧一派見《金史》卷九《章宗本紀》明昌元年十一月條，與全真、五行同在禁罷之列。餘無可攷。香會據說是三月二十八日燕京祭岳廟，民間組織香會，男婦跪拜，行者塞路，口呼佛號，聲振天地，名曰拜香。這是否即是此處所指的香會，不得而知。白蓮，《湛然居士文集》作“白經”，茲依日本鈔本仍作白蓮。白蓮當即指後來的白蓮教，在元末及明、清兩代的農民起義運動中曾起過很大的組織作用。糠、瓢是禪宗中的兩個流派。大約也起於金代。《金史》卷八《世宗本紀》：“大定二十八年（公元一一八六）十月乙丑，禁糠禪、瓢禪，其停止之家抵罪。”瓢禪後來的情形不甚了了。糠禪一派並未禁絕，到了元代似乎很盛。耶律楚材寫的《糠孽教民十無益論序》裏說“市井工商之徒信糠者十居四五”，由此可見一斑。不僅市井工商之徒，當時的士大夫信糠的也不少。耶律楚材是一個佛教徒，是元代萬松老人的弟子，以護法自居，大闢其糠禪。萬松寫有《糠禪賦》，另一講主寫《糠孽教民十無益論》，都是駁斥糠禪之作。楚材除了替這兩本書寫序而外，自己寫了一本《辨邪論》。《辨邪論》、《糠禪賦》、《十無益論》諸書今俱不傳。楚材《文集》裏存有《辨邪論序》、《十無益論序》以及《寄趙元帥君瑞書》，都是與駁斥糠禪有關的文章。《寄趙元帥書》說到糠禪，以爲：

夫糠齋乃釋教之外道也。此曹毀像謗法，斥僧滅教，棄布施之方，杜懺悔之路，不救疾苦，敗壞孝風。實傷教化之甚者也。昔劉紙衣扇偽說以惑衆，迨今百年，未嘗聞奇人異士羽翼其說者。

關於糠禪的史料，大約以楚材《文集》所記爲最重要。據上面所引，糠禪的宗旨對於佛教中的像設崇拜，教義種種，一概排斥，是禪宗中最激烈最單純的一派。因爲排斥一切教義教儀，簡單明瞭，易於爲“市井工商”接受，對於咬文嚼字的佛教徒，特別是正統派的禪宗，不能不起而關之，楚材之攻擊糠禪和丘處機，以孟子關楊、墨自況，其故在此。這裏提到的劉紙衣，大概是創立糠禪的人。楚材《寄趙元帥書》寫於一二八五年以後，距離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禁止糠禪、瓢禪，正好是一百年左右。故糠禪當起於金代。糠禪在明王禕的《青巖叢錄》裏又作七祖康禪之教。其傳授源流無可考。

⑥此處所舉全真、大道、混元、太一、三張，楚材以爲都是道教中的左道，是“老氏之邪”。全真、大道、混元、太一諸派大都創立於金代。全真派的教祖王喆號重陽，咸陽人。大道派教祖劉德仁號無憂，滄州人。太一派教祖蕭抱珍，賜號一悟，衛州人。因爲他們都是大河以北的人，所以一般又稱之爲河北新道教。關於全真、大道、太一諸派，可參看《元史·釋老傳》、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和陳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新道教考》詳考全真、大道、太一三派，材料最爲豐富。混元派在金章宗明昌元二年間（公元一一九〇至一一九一），和全真、太一以及佛教中的毗盧派同遭禁止，見《金史》卷九《章宗本紀》。元以後的情況不甚了了。三張，日本抄本作主張，茲依《文集》。《魏書·釋老志》說“除去三張偽法”，三張指張陵、張魯、張衡而言。這樣，在楚材的眼中，連龍虎山張天師的正一派也是左道，道教可以說是全完了。

⑦黃白金丹導引服餌，都是古代道教中的一些迷惑人的東西。黃白之術是用藥物鍊出黃金白銀，故曰黃白。金丹指長生不老的仙

丹。導引指靜坐氣功一類的工夫。服餌是配製藥物服用以後可以延年益壽，如魏、晉時代一些人之服寒食散，即其一例。

⑧黜樵、丘，即駁斥樵禪和丘處機，這是耶律楚材作《西遊錄》的主要宗旨。

⑨己丑爲公元一二二九年，蒙古太宗窩闊台即位之元年。其時耶律楚材四十歲，丘處機死於公元一二二七年丁亥，在《西遊錄》成書前三年。

⑩移剌亦即耶律，譯漢字有不同而已。耶律楚材是遼東丹王的八世孫，老家住在遼東的盤無間山之下。漆水無可考*，張慰西《湛然居士年譜》以爲漆水可能是遼、金時代大凌河的別名。耶律楚材曾從萬松老人釋行秀學道三年，萬松予以法號爲湛然居士從源。湛然居士是道號，從源是法名。所以《西遊錄》題湛然居士從源著。

* 漆水，《金史·地理志》利州龍山縣有漆河鎮，漆水或指此。——一九八〇年一月陳得芝補注。